

三十六计去偷瓜

□王德才

首先声明,文中所谓偷瓜,是男孩子们小时候的淘气与嘴馋,与梁上君子们完全不同。正如那句俗话说,“宁和××对门,不跟学生捣邻”,自古以来,男孩子的天性就是淘气嘛!

在那个大集体年代,每个生产队都是一个小社会,不但粮食、蔬菜、大豆、芝麻样样都要种,并且高粱、棉花、荞麦、绿豆样样不能缺。因为每年队里说不定哪一家要打发闺女、娶媳妇,是穷是富总要套上几床新棉被。娶媳妇的还要请篾匠把高粱秆的红色外皮剥下来,编上几领席,好用来铺床、垫地、搭棚。

对我们男孩子来说,记忆最深的是生产队的瓜园。那时候,每个队都要种上两亩瓜,瓜园一般离村不能太近,土质也不需要太肥。离村远应该是为了躲开人群,图个安静;而不用好地可能是为了优先种粮食,毕竟填饱肚子比吃瓜解馋更重要。

俺队的瓜把式是两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儿,其中一个我按辈分得叫四爷。他们每年开春下籽,种上甜瓜、酥瓜和西瓜。到了夏天,一棵棵瓜苗抽出老长的瓜秧,开花、坐胎儿、结瓜。等瓜熟了,瓜把式会一个一个摘下来,按照各家各户的人口,用秤分成大小不等的堆,并用树枝在旁边写上户主的名字,等着各家人去拿。

分瓜,对我们来说那是最开心的事,放学后就以最快的速度,挎上篮子去瓜园,找到自家的瓜堆,先吃一个解解馋。

分瓜也不是天天都有好事,每次得等个十天半月,下一茬熟了才能再摘。家里分的那几个瓜,有时候还要留个大的待客走亲戚,其余的也是隔两天才能一家人掰开分着吃两个,过日子都是这样精打细算的。

家里的瓜吃得不过瘾,那咋办?瓜园就成了我们最挂念的地方。放学后,我们一帮小伙伴挎着割草篮就朝着瓜地飞奔而去,只见那比黄瓜还粗的酥瓜、长着黄白相间花纹的甜瓜和老婆面瓜、圆滚滚的西瓜,一个一个吸引着我们。

看着这香甜的瓜,就是吃不到嘴里,小伙伴们一商量,“偷吧?”

“好!”都没偷过瓜,几个人就探头探脑地往瓜地里钻。四爷他们早就看到我们这群危险分子了,坐在瓜庵里密切关注着,一看我们要进瓜园,就走出瓜庵大喝一声:“干啥哩?”吓得我们一个个掉头就往回跑。还没进到瓜园就被吓跑了,第一次偷瓜就这样失败了。

看起来硬闯是不行的,只能想办法了。窃是我们这一群年纪最小的,就出了个主意,让两个伙伴拿起割草的小镰刀,大摇大摆地往瓜园边上去。

听到四爷又问“干啥哩”,小伙伴不慌不忙地回答说:“割草哩!俺

又不摸您哩瓜,不叫俺割草?”

他们俩顺着瓜园外的沟边一镰一镰地割青草,一边割着一边偷偷地观察四爷,趁他不注意,来了个顺手牵羊,这边一镰就把一个甜瓜搂到了沟里,那头也顺势搂下了一个西瓜。沟里的小伙伴伸手接住,弯着腰顺着河沟就跑到了远处拐角四爷看不到的地方。窃用拳头把西瓜捶开,再掰成几块,每人一块,高高兴兴地吃起来。这时候,我想起为什么不叫西瓜叫打瓜,原来是这样用拳头打开吃的。

第二天,四爷一看沟边少了几个瓜,我们再去瓜园边割草就撵我们了。“走远点,还想偷我哩瓜?”

刚尝到偷瓜吃的甜头与乐趣,这就偷不成了,那咋行?

为了吃嘴解馋,我们真不甘心。明偷不行,那就再想办法,给他来个声东击西!

窃把小伙伴们分成两班儿,一班儿就在瓜园南边附近转悠,并且一会儿就装作往瓜园钻的样子,故意吸引四爷;四爷一吆喝我们就退几步,过一会儿再试探,始终把他的注意力紧紧地吸引在这里。另一班儿的两个小伙伴在北边庄稼地里趴着观察,一看时机成熟,就偷偷地爬进去,挑个儿大的西瓜每人摘一个赶紧爬回去。看北边的人得手了,南边的几个人才装作不情愿的样子,慢吞吞地挎起篮子走了。等两班儿人会合以后,捶开西瓜,学着四爷被我们骗时的样子,得意扬扬地

边笑边吃。

四爷一看上了当,把我们看得更紧了,任我们再声东击西,他两个瓜把式一人坐一边儿,哪也不去。哎!这瓜又吃不成了!

一计不成,再生一计。过了几天,我们发现瓜园东边的高粱长高了,窃又想了个主意。这天放学后,我们挎着篮子大摇大摆地来到离瓜园不远的路上。四爷如临大敌,紧紧盯着我们,一点儿也不敢大意。

我们一群小伙伴就像没事一样,根本不往瓜园看,坐在路上排着队做游戏。窃一边领着我们玩,一边大声喊着数字:“1、2、3——”

我们都跟着喊:“1、2、3——”重复几次后,又喊:“4、5、6——”“7、8、9——”

四爷他们两个瓜把式目不转睛地盯了我们好大一会儿,看我们一直在玩数字游戏,一点儿偷瓜的意思也没有,他们迷糊了:“这群孩子今天怎么做起算术题来了?咋变好了?会不会又要啥花招儿呢?”

他们不知道,我们这用的是浑水摸鱼之计!我们事先定下了偷瓜暗号:“1、2、3,往里钻;4、5、6,快摘够;7、8、9,赶快走!”

我们这边儿观察着四爷的动向,及时向那边高粱地里的小伙伴发着信号,指挥着进园、摘瓜和撤离。他们还没迷瞪过来咋回事儿,我们已经抱着西瓜得胜回朝,得意扬扬地大口大口地吃到嘴里了!

然而好景不长,我们偷瓜用计,没想到四爷他们看瓜也用计!那天中午,我们又来到了瓜园旁,大老远就听到了瓜庵里的收音机在唱梆子戏。有人看着呢,这咋办?

窃派人爬到瓜园南边沟里,偷偷往瓜庵里侦察,可太远啥也看不清;又派一个人爬到瓜园北头,向瓜园里扔了几个土坷垃投石问路,可啥动静也没有。四爷是睡着了,还是在准备悄悄地抓我们的现行?我们弄不清情况,一个个急得抓耳挠腮,可就是不敢下手。

又等了一会儿,还是不见动静,胆大的窃就悄悄地来到瓜庵后边。听听,收音机还在唱戏;蹑手蹑脚走到瓜庵门口,伸头一看,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:“哈哈!没人,原来是个空城计!”

可能是四爷回家吃饭了,也可能另一个瓜把式恰巧家里有急事,等不及回去了,就玩了这出小把戏。我们闻听此言,不禁大喜,一个个放大胆子跑进瓜园,谁喜欢啥瓜就挑着摘。黑子突然发现了一根老酥瓜,伸手就摘下,高兴地说:“老酥瓜甜得很啊!”我们每人摘了一个就赶快撤离,跑到沟里敞开肚皮痛痛快快地吃起来。

还没等吃完,就听见瓜园那边传来一阵叫骂声:“谁家的孩儿呀,把我留的酥瓜种都偷吃了,过(明)年儿吃××那腿吧!”

听到这里,我们一个个憋不住笑,捂着嘴跑了……

总第二四二九期

春

秋

楼

重刊



无岸之岸 看《烟生》

□马 夫

杜若的小说集《烟生》细细地读完了。掩卷回味,小说中的诸多女主人公在眼前一直飘飘冉冉,久久在脑海中不肯离开。白染、春提、萃如、小雪、小念、祁侠、崇慧等,都是那么知性、优雅、淑惠。她们的故事委婉,生活浮沉,爱情跌宕,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又融入其中,让人品味着酸甜苦辣。作者是一位年轻的教育工作者,生活一直安闲平静,性格简单直率,阅历亦不丰富,没想到下笔却这么犀利深刻,把主人公们的生活经历和社会背景直白地剖开,笔触直抵她们精神和心灵深处的疮疤痼疾,让一个个鲜活的心灵,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。《烟生》中跳楼自杀的奶奶、自我执着的父亲、孱弱卑微的母亲、无事无为之夫妻,一家三代都围串在父亲精神中虚构的小烟的故事里,在生处中苦挣着,沉沦着,希望着,默默无奈地面对尘世。《将离》讲了一个很好的时代故事。作者没有直接描写“文革”时知青的苦难生活,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,通过废园这个特殊的地点,把主人公白染不堪回首的生活经历和精神折磨,直至自尽抵罪表述出来,引人反思那个时代的荒谬。故事讲得离奇曲折,文笔娓娓优美,和当年轰动一时的电影《归来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爱情是小说脱不开的主题。作为女性作者,描写的多是女主人公的故事,因此就更加关注女性在生活中的爱情、婚姻状况。《寻山》中春提的失踪,《将离》中阿离的悲惨,《小雪》中小雪的逃离,《苔藓火车》中祁侠的死亡,《无岸》中崇慧和母亲婚姻生活的无岸,都反映了女人在这个男性社会中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和破灭、婚姻生活的追求与沦陷。尽管女主人公都是那么娴静、温顺、优雅,执着地向往美好爱情,而生活却用肃杀的秋风,把爱情和婚姻之梦粉碎,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,让人扼腕叹息。

作为生活无波无澜的年轻作者,怎么会写出这样深刻的浮沉人生,让人疑惑不解。记得多年前本人编《夏都文学》时,杜若问询怎样写好小说,我感觉她年轻,阅历少,写不来赵树理、莫言以讲故事为主的作品,给她推荐刘索拉的《你别无选择》。不知道是否受其影响,或是自己的领悟,杜若的作品基本都充满了生活的破碎和无奈感,把生活的无岸作为有岸去追寻,以悲悯的情怀,把真实的生活呈现在读者的面前,增加了作品的厚重感。

语言不仅是小说的载体、文学的艺术,也是作者把握写作的精髓和功夫。读杜若的作品,能感觉到作者对语言的把握,如行云流水,珠玑玉润。人物的出场、场景的描写、对话的安排、心理的描摹,娓娓道来,云淡风轻。“火车穿过密集的隧道,世界在我的面前明明暗暗,催眠般循环往复。我的记忆里伸进一束追光,在强光下,一切都无所遁形,甚至纤毫毕现。”“火车即将驶进我的故乡。车窗外,田畴河流坡地都匆匆而过,余晖遍洒,亮丽如血焰,温暖中又带点凄清。我闭上眼睛,车轮仿佛永久停滞,时间和时间撕扯胶着,直到我的脚下长出藤蔓,布满苔藓。”(《苔藓火车》)这样的语言,在作品中随处可见,如酒之余香,回味悠长。这样的语言描写,既彰显了作者把握语言的功力,又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艺术性,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。



魅力莲城 翟英健摄

话说包公寨

□程保建

包公寨位于汉魏古城遗址的西北侧,古人称为“汉张公祠”。据当地人传说,当年曹操以共商要事为由,宴请刘备并试图加以谋害。刘、关、张三兄弟商议决定,让张飞一人留城外看管战马,由关羽陪刘备进城赴宴。他们来到一个土岗子上,把三匹战马同拴于一棵榆树上,由张飞看管。关羽、刘备二人进城赴宴,可日渐偏西仍不见归来。情急的张飞大喊三声“大哥”,声响如雷。在城内想谋害刘备的曹操听到喊声,当即胆寒,不得不放刘、关二人出城。因为张飞的三声“大哥”拯救了刘备的性命,后人为感谢和祭祀张飞,就在此土岗上建起了张飞庙,后来改名为“张公祠”。

随着以后诸朝历代的修建,“张公祠”慢慢规模宏大起来。当年“三张公”慢慢规模宏大起来。当年三人拴马的那棵榆树变成一棵枝叶繁茂的“三姓树”,即同时有榆、松、柏三种不同的树,向三个方向延伸,如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。

当初为祭祀张飞而建造的“张公祠”,后人为何称为“包公寨”呢?传说是这样的:清嘉庆九年(公元1804年),时任许州知州包敏,某日下乡查看民情,看到张公祠巍峨壮观,不禁赞叹;当来到东侧包公庙时,看到包公庙又低又矮,十分简陋,便当即召集附近名人士绅,要他们择良辰吉日,将包公胎像移至张公祠中。于是士绅们便选定农历

正月十六这一天,把包公的胎像移至张飞祠大殿中,从此张公祠便被称为“包公庙”了。

至清咸丰九年(公元1859年),任安徽寿州知州的任春和,因当时驻守的寿州被捻子军(太平军的一支)所占领,于是带着随从家眷逃回老家。到老家之后,他看到父老乡亲常常被“杆上”(即土匪)所骚扰,便会同附近的有名士绅,并带领近村百姓,开始在包公庙的外围筑寨,也就是外寨。寨墙筑成后,在门楼上挂石匾,题为“仁义寨”。因寨内有包公庙,便称为“包公寨”。

“包公寨”从整体上可分为内寨和外寨两部分,外寨是由高大而宽厚的土墙围绕,在东南和西南寨墙的中间,各建有一个炮楼。后寨墙中间也建有一个炮楼,和南面的前大门相对。寨墙的外围被宽约20米、深约5米的寨河所环绕。

在外寨的正南方,是唯一通往寨内的大门,蓝砖琉璃,异常坚固,上面各种动物造型栩栩如生。在大门的前方三米之外,就是那棵上千年历史的三姓树。在树的最顶端长有枯枝,酷像旧式靠椅,传说为包公体察民情时所坐的椅子。更奇怪的是在1976年前后,树干中间长出一个木疙瘩,形如雄狮之首,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观赏。

“包公寨”寨门高大,寨墙坚固,寨河宽阔,真是据坚而守,为击退土匪强盗的袭扰,保护周围百姓的生命及财产安全起到了巨大的